

文言文—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蔡禮旭老師主講 (第
六十集) 2011/3/26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28-0060

上個禮拜我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過失，叫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因為我自己一翻開來才知道這麼長，有沒有人三天沒睡著覺的？我們抽一段來背就好，「越石父」這一段，預備起：「越石父賢，在縲紲中。晏子出，遭之塗，解左驂贖之，載歸。弗謝，入閨。久之，越石父請絕。晏子懼然，攝衣冠謝曰：嬰雖不仁，免子於縲，何子求絕之速也？石父曰：不然。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。方吾在縲紲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無禮，固不如在縲紲之中。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。」背一段就好，不過這篇文章大家多讀，這個很精彩，其中也很多做人的義理。我們翻到一百五十四頁，進入「義」的部分。「緒餘」，一百五十四頁：

【夫義。德之宜也。】

這個『義』，它是一個人的德行。這個『宜』字，就是什麼應該做，什麼不應該做，也有本分的意思在其中，「宜」就是應該的。那什麼是應該的？其實五倫當中都有應該盡的本分，上位者仁愛是本分，包含接受人家的恩德，受人點滴，湧泉相報，這也是做人的義，這種情義、道義在其中。

我們先來看一篇文章，三十二頁，「馮諼客孟嘗君」，《戰國策》。這個《戰國策》，從書名當中了解，它主要是記載戰國時代這些讀書人，叫遊士。他遊走在各國間，有些國家的領導者覺得很認同他們的理念，就用他們。這些遊士、謀策之士，他們謀劃很多策略，把這些故事記下來，叫《戰國策》。而且不是一個人或者一

個時間寫出來的，它裡面的內容很長，有三十三篇，從春秋以後記到楚漢相爭，這整個過程二百四十五年之間。所以不是一個人寫的，也不是一個時間裡面寫出來的，是劉向後來把它歸整了三十三篇，就是我們現在看的《戰國策》。劉向，我們之前讀的《說苑》，也是劉向編的。「馮諼」就是戰國時代的人物。「客」，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，戰國時代有個風氣就是養士，養這些讀書人在家裡做客，有些需要或者危難的時候，這些食客就替他們出力。有的多的，家裡的食客幾千人都有，像孟嘗君那個時候好像號稱養士三千。三千人都住在自己家裡面也相當可觀，可見他們家有多大。這整個故事，馮諼是個主要的人物，我們直接來看文章：

【齊人有馮諼者。】

齊國有一個人叫『馮諼』。齊國的首都在臨淄，山東臨淄。當時戰國有七雄，春秋有五霸。戰國七雄是韓、趙、魏、齊、楚、燕、秦，就這七國，只有這七國。可是春秋時代有幾百個國家，到戰國以後統統被兼併了，最後只剩七個國家，叫戰國七雄。不要說春秋五霸，所以春秋國家比較少，不是，春秋時候國家幾百個，到了戰國，最後強國把弱國併吞掉，只剩七國。

【貧乏不能自存。】

他非常窮困、貧窮。『不能自存』，就是自己不能生活、不能生存，沒錢。

【使人屬孟嘗君。】

他請求朋友，這個『屬』就是囑託，囑託朋友去告訴孟嘗君，能不能到他底下做客。

【願寄食門下。】

願托身於他的門下，希望做他的門下食客，有這個意願表達出來。

【孟嘗君曰。】

剛好來了之後，孟嘗君問他：

【客何好。】

客人，這位朋友，你有什麼嗜好？

【馮諼曰。客無好也。】

我沒什麼嗜好。當然，這是孟嘗君在對他了解一下，這個人到他的門下來，要了解他的背景，甚至他的能力在哪裡，問他有沒有嗜好沒有。

【曰。客何能。】

這是能力、本事，您的本事、專長在哪裡？

【曰。客無能也。】

我什麼能力都沒有。孟嘗君可能問到這，也快問不下去了，第一次見面問的兩個問題是這麼回答。

【孟嘗君笑而受之。】

他笑一笑：「好，您就住下來。」這裡看到什麼？孟嘗君還挺有度量的，人家既然有緣想來，縱使沒什麼能力，也讓人家先住。所以『孟嘗君笑而受之』：

【曰。𠄎。】

好，你就住下來。

【左右以君賤之也。食以草具。】

因為旁邊的僕人，剛好看到孟嘗君跟馮諼的對話，所以身邊的僕人就覺得孟嘗君是，這個『賤』就是輕視、看不起，馮諼。其實，旁邊的人是在揣測他領導的意思，會不會揣測錯？底下的人一揣測錯，之後對人態度不對，最後人家會把罪怪在誰的頭上？怪在他領導的頭上。所以底下的人不要亂猜，可以直接問。而且那個猜的念頭不是很好，既然讓我們去服務別人，就要盡心盡力服務，哪怕

領導是輕視別人，我們都應該尊重去照顧客人。這樣也是在提醒自己的領導，要平等真誠，不能看人大小眼。真的，自己的領導假如看人大小眼，他的事業，包含他的團隊，人心遲早出問題。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將順其美」，「管晏列傳」最後結語不就是這幾句是重點嗎？你們怎麼回應得不是很自然。我很了解，因為你們背到後面沒力氣了，總要善解人意。所以一個做屬下的人，應該是盡心盡力把工作做好，不是揣測上意，那都有諂媚在裡面。真正好的領導者，反而都是看一個人是不是老實做好他的工作本分。結果因為揣測上意，覺得孟嘗君瞧不起他，所以『食』，這個「食」就是給他吃，跟飼養的「飼」相通。『草具』就是非常粗惡的食物，就是淡菜粗飯這些東西給他吃，是最差的待遇。

【居有頃。】

『有頃』就是一段時間、不長的時間，居住了一段時間。

【倚柱。】

馮諼靠在柱子上面。

【彈其劍。】

彈著他自己的劍。

【歌曰。】

就開始唱。

【長鋏歸來乎。食無魚。】

這個『長鋏』有兩個說法，一個就是指長劍，他彈著自己的長劍；一個是指劍把，劍的手把。這倒是都可以通，反正他就是拿著自己的劍在那裡感歎，長劍，長劍，回家，回去吧，怎麼吃都沒有魚吃，『食無魚』。

【左右以告。】

孟嘗君的僕人趕緊把這個情況跟他稟報，報告給孟嘗君。

【孟嘗君曰。】

他聽完之後說：

【食之。】


給他魚吃！


【比門下之客。】

就是比照一般門下之客的待遇，不要輕視他。

【居有頃。】

又過了一段時間。

【彈其鋏。】

馮諼，這個『』就是重複，又在彈他的長劍。

【歌曰。長鋏歸來乎。出無車。】

古代的讀音讀「居」，現在的語音，口語是讀「車」。比方說「齊家治國」，「持」就是古代的讀法，現在一般都讀語音是「治國」。所以讀音是古法，語音是比較口語，現代的一個讀法。大家看，住在這幾千人的地方，他在那裡唱：「回去，長劍，回去！」你說多少人看到他？不少人。「我們回去，出門都沒有車坐。」結果這個行為、這個舉動，左右的僕人看到：

【皆笑之。】

都笑他，這個人搞什麼，已經要過一次了，還要第二次，真是貪心，怎麼愈要愈多？

【以告。】

又告訴孟嘗君。

【孟嘗君曰。為之駕。比門下之車客。】

『為之駕』，就是給他駕車子，他要出門就用車送他，比照有車坐的食客。大家看，孟嘗君在這一點他還是很重義氣的，一個人重義他就輕利，他在給別人的時候，他不會放在心上。假如一個人

很吝嗇、很自我，他給別人都記得很清楚，挺計較的。所以，假如孟嘗君度量不大、不慷慨，我已經給你住，又給你魚吃，你有完沒完。但是孟嘗君還是挺講義氣的，你既然在家裡面，你都提出來了，好，就給他。「德不廣不能使人來，量不宏不能使人安」，面對這些生活的細節，他度量很大，很慷慨、能包容，食客三千。大家想一想，現在一個部門，三、四個人，常常就看這個不順眼、看那個不順眼，都衝突很多。你看，他一個大家長，幾千人住在他那裡相安無事，也是不簡單。從這些地方看出他處事的一個特質。給他車子坐。

【於是乘其車。】

坐著配給他的車。

【揭其劍。】

『揭』就是高舉著劍。

【過其友。】

就是去訪問、拜訪他的朋友。

【曰。孟嘗君客我。】

意思就是孟嘗君很禮遇我，以禮待我。我讀到這裡都覺得馮諼挺天真的，好像個孩子，誰對他很好，你看誰對我很好，他也很高興。就像人老了，返老還童，老人家肯放得下，心裡煩惱的事也不多，然後孫子哪個人對他好，見人就講，「我那個孫子，特別去新加坡的時候，給我買回了什麼東西」，很歡喜。其實我們看馮諼這麼做，都是在提高孟嘗君的聲望。認識他的親朋好友都會非常尊重孟嘗君，對你這樣的人，他還這麼禮遇，是無好又無能，還對你這麼禮遇。

【後有頃。】

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。

【彈其劍鋏。】

他又開始彈他的長劍。

【歌曰。長鋏歸來乎。無以為家。」

『無以為家』，就是沒有東西養家，不能維持他的家計。

【左右皆笑之。】

彈了三次，第一次是「左右以告」，第二次要車子是「左右笑之」，第三次說「我家裡錢不夠養家」。旁邊的人已經快受不了他，這個『惡』就是厭惡他，「左右皆笑之」：

【以為貪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問。】

孟嘗君很有修養，第三次又來要求他，他反而是先請問：

【馮公有親乎。】

很尊重，稱他『馮公』。『有親』，你有父母親是嗎？要奉養是不是？

【對曰。有母。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。】

『給』就是供給，『使人』是派人，供給他的母親，他的家庭。『食用』，就是吃的、用的，都提供給他老母親，他家裡。

【無使乏。】

不能使它匱乏。

【於是馮諼不歌。】

馮諼從此以後就沒有再唱歌了。我看到這裡，假如這個馮諼是有道義之人，可能接下來就是孟子講的，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」。你這麼盡心盡力愛護他，把他當手足一樣照顧，他就把你當腹心一樣，為你出生入死在所不辭。而且這可能馮諼也是在測試，孟嘗君的修養到哪裡，這個主子值不值得效忠。接著，故事繼續發展：

【後孟嘗君出記。】

過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孟嘗君出了一個公告。這個『記』是公告、公文書，來請教他門下所有的食客。

【門下諸客。誰習計會。】

計算財物、出納這些事，誰熟悉？

【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。】

『文』是孟嘗君的名，孟嘗君姓田名文，他是齊威王，齊國的國君，威王的兒子，田嬰的孩子，他等於是齊威王的孫子輩了，田嬰之子。而田嬰當時威王封給他薛地，薛地就歸田嬰管。薛地裡面收到的這些稅收，都歸他來處理。所以薛地是田嬰又傳給了自己的兒子田文，就是孟嘗君。誰肯願意為我去薛地收債？這個薛地相當於現在山東的滕縣。

【馮援署曰。】

『署』就是書寫上自己的名字，說我可以去。

【能。】

我行。

【孟嘗君怪之。】

孟嘗君看到他，覺得挺奇怪的，因為對他印象不深。說：

【此誰也。】

這個假如印象不深，孟嘗君的度量還真大，他給了之後，他也不去記。這個人是誰？

【左右曰。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。】

就是唱，「長劍，回家！」那個人。這個『夫』就是此，就是唱這首歌的人，「歌夫長鋏歸來者也」。

【孟嘗君笑曰。】

原來是他。

【客果有能也。吾負之。未嘗見也。】

這個客人果然是有本事的人。『吾負之』，就是我對不起他、忽略他，有負於他。『未嘗見也』，我不曾召見過他、接見過他。所以當下孟嘗君覺得很過意不去。

【請而見之。】

把他請來單獨見面，接見他。

【謝曰。文倦於事。憤於憂。而性慳愚。沉於國家之事。開罪於先生。先生不羞。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。】

『謝曰』就是道歉，因為他覺得對不住，有負於他，所以語氣就是道歉的態度。我『倦於事』，就是被很多瑣碎的事，搞得很疲勞、疲倦。這個『憤』就是心亂，「憤於憂」就是說因為很多憂慮的事情使我心亂。孟嘗君在說明，他太多事在憂心，忽略了您這樣的客人。『而性慳愚』，而且我生性比較懦弱愚昧。『沉於國家之事』，「沉於」就是統統忙著管這些國家的事情，因為他是宰相，官也大，每天有忙不完的事，沉溺於國事之中。所以忽略了先生，叫『開罪於先生』，得罪了先生。『先生不羞』，我這麼冷落你，先生不以為羞辱，還能夠包容我，還願意替我出力。古人在言談當中都是很謙退。乃有這個意願為我去薛地收債嗎？就是說您還願意替我到薛地去收債嗎？

【馮援曰。】

馮援回答說：

【願之。】

我願意去。

【於是約車治裝。】

『約車』就是把車輛準備好，整束好車子，整理好行裝，把這些該帶的東西帶上。

【載券○而行。】

尤其一個最重要的東西，他要去收債，這個『券匭』就是合同、契約，帶上。『而行』就是出發，起行了。

【辭曰。】

要走之前，向孟嘗君告辭，然後請教他：

【責畢收。】

就是所有的債收完了。

【以何市而反。】

『以何市而反』，「市」是買的意思，「何」是什麼，就是債收完了買什麼東西回來？「反」就是返回家裡。

【孟嘗君曰。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】

你看看我的家裡面，這個『寡』就是少，最缺少的是什麼，你就把它買回來。出發了。

【驅而之薛。】

驅車到了薛地。

【使吏。】

『吏』是官員，他就吩咐當地的官員。

【召諸民。】

召集老百姓，尤其是：

【當償者悉來合券。】

就是有欠錢的百姓統統來匯集，然後『合券』。為什麼叫「合券」？因為以前的契約券，他寫好以後撕成兩半，撕的時候那個紙每個人撕的狀態不一樣，然後一會面的時候就各拿一半對起來，叫合券。

【券遍合。】

所有的這些契約、契據統統都對好了，沒問題了，都確認好了

。

【起。矯命以責賜諸民。】

我剛剛都讀債。這個『起』，就是馮諼了解，全部都合券了，他就處理，站起來。『矯命』就是假託孟嘗君的命令，孟嘗君沒有這樣交代，他自己「矯命」。然後就說，這些債不用還了，全部賜給老百姓。而且還馬上：

【燒其券。】

把合約全部燒掉。當那些債券在燒的時候，老百姓：

【民稱萬歲。】

歡呼！其實以前的人很實在、很老實，欠人家錢很難過。我們記得爺爺奶奶那一輩，實在沒辦法去給人借個東西，嘴上一直在那嘮叨，給人家借什麼，就一直在那嘮叨。一個禮拜以後可以還了，還給人家了，好像看他鬆了一口氣。所以有時候傳統文化教育的長者，都特別守信用，而且不願意欠人家東西。所以老百姓一下看那個契約燒掉了，心裡石頭放下了，很歡喜。馮諼燒完以後：

【長驅到齊。】

『長驅』就是一直走，都不怎麼休息。長行不止，沒有停下來，以最快的速度趕回齊國。

【晨而求見。】

不只很快趕回去，一大早就要去見孟嘗君。

【孟嘗君怪其疾也。】

就覺得很奇怪，這個『疾』，就是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。

【衣冠而見之。】

趕緊起來很正式的穿衣戴帽，趕緊接見。

【曰。責畢收乎。】

債都收完了嗎？

【來何疾也。】

怎麼回來得這麼快？

【曰。】

馮諼說到：

【收畢矣。】

統統收完了。

【以何市而反。】

你買什麼東西回來？這句話也可以講「以之市何而反」。這個「之」就是收的錢，「市」就是買。你收完這個債，用它買了什麼東西回來？

【馮諼曰。】

馮諼說到：

【君云。視吾家所寡有者。】

主上，你當時是跟我講，看你們家最缺什麼就買什麼回來。

【臣竊計。】

我私下，這個『竊』就是私下，『計』就是計量，就是觀察考慮。

【君宮中積珍寶。】

你家裡面積了很多珍珠寶貝，這些財寶。

【狗馬實外廄。】

這個『實』就是充滿，我們說充實充實。這個『外廄』，「廄」是指畜舍，就是養的牲畜住的地方，叫廄，馬住的叫馬廄。又觀察，不只你金銀財寶，連養的馬匹、牲畜也非常非常多。

【美人充下陳。】

你的臣妾，後宮這些侍妾又很多，也不缺女人。

【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。】

您家裡面最缺的只有『義』罷了，其他的什麼都不缺。

【竊以為君市義。】

所以我私下決定為您買『義』回來。

【孟嘗君曰。市義何。】

孟嘗君講：你買義要做什麼？義在哪兒？看不到，要起什麼作用？但是人要冷靜，看不到的有時候是更重要的，看得到的有時候起不了太大作用。您看那個亡國之君，很多要被推翻的，他錢多不多？你看商紂王那時候錢多不多？很多，看得到的很多，最後他被推翻，因為他忽略掉看不到的。就像夏桀也是收刮民脂民膏，最後老百姓說：我跟他拼了。所以《大學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財散則民聚」，財散了是重道義，照顧好老百姓就盡你為人君的本分、道義，可贏得人心的凝聚，為國效力；但是「財聚」，上位的人戀財，「則民散」，民心就離散了。所以孟嘗君說，那義做什麼？

【曰。今君有區區之薛。】

今天主上你只有小小，『區區』就是小，小小的一個薛邑，是當時候先王封給你們的，這麼小的一塊地方。

【不拊愛子其民。】

這個『拊』就是愛護，你「不拊愛子其民」，不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護他們。

【因而賈之。】

『因』就是反而，反而向百姓圖利，謀取利益。

【臣竊矯君命。】

我私底下假傳你的命令。

【以責賜諸民。】

把這個債券全部燒掉了，賜恩義給老百姓。

【因燒其券。民稱萬歲。】

我燒的時候，老百姓很歡喜，喊萬歲！

【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。】

這個就是我替您買來的『義』。

【孟嘗君不𠂔。】

孟嘗君聽完之後，可能這個希望落差太大了。去一個薛地收錢，應該是滿大的一個數目，結果什麼也沒具體買回來，就買個摸不著的義。離他的落差太大，一下子很難接受，他不高興。不過他雖然心裡不高興，他沒有發脾氣，他說：

【曰。𠂔。】

好。

【先生休矣。】

先生您辛苦了，一路趕回來，您就先休息。也沒有指責他，度量還是挺大，而且既往不咎，事情做了也做了，再追究再罵事情也不能改變，他就勉強接受了。人就怕常常翻舊帳，常常翻舊帳，家裡人或者親戚朋友有時候就很難接受。而且人常翻舊帳，就特別容易對人有成見，人家其實已經在改變，已經很努力了，然後盡翻舊帳，盡說「你以前就是怎麼樣怎麼樣」，人家聽了就很不受信任，或者講著人家火氣都上來，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講，每次盡提這些舊事。」這個處事當中還是要謹慎這一點。

【後朞年。】

『朞年』就是一週年。剛剛跟大家講，不要常翻舊帳，但是也不是說以前的事就一句都不再提，有時候剛好要藉前面的事讓他去思考、體會，那還是可以。但最重要的是心態，假如心態是有成見、不信任，那感召來的一定人家很難過。假如你是真的愛護他、護念他的心講出來的，又很委婉，講的又不是讓他聽起來是很情緒化的言語，人家還是能夠接受的。而我們聽話的人，只要人家講的對，我們就要接受，不然就是意氣用事。意氣用事會把事搞得愈來愈

糟糕，沒事變有事，小事就變大事了，掌握情緒才能掌握未來。所以一個領導者一定要能掌控情緒，因為領導者一發飆、一生氣，整個團隊的氣氛就很不好。他的整個人心，做事效率全部都受影響，積極度都提不起來。

俗話又講，「怒是猛虎」，一生氣好像老虎來了，好像讓人家感受很恐怖，就像到了地獄一樣痛苦。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人和都從不亂發脾氣，對人和善恭敬，這個重要。而且要凝聚人心，領導者要公正嚴明。這個公正嚴明不只帶團隊，公正嚴明也是做家長第一法。大家都做爸、做媽了，這句話很重要。安詳恭敬是教小兒第一法，教孩子最重要的德行基礎，而且治家跟帶團隊的禮都是相通的。我們來看公則不私，不偏，不偏私，當父母的人假如偏心哪一個孩子，這個家的不平就要產生了。可能偏心哪個孩子他就恃寵而驕，其他的孩子要不就覺得很自卑，爸爸媽媽都不關心、不愛我；要不就很叛逆，爸爸媽媽不公平，他有怨氣，就表達出來。所以要大公無私才能讓人心平。

「公」才能真正利眾，因為我們公的存心，才是真正給所有接觸我們的人學到公平，不要偏私。人最怕的就是增長自私，我們讓孩子增長自私不是害了他嗎？我們帶的團隊，讓底下的人也增長自私，那哪有愛護他們？「正」，正則不邪，而且這個正來自哪裡？領導者不是「都聽我的」，這個人就不正，他的思想本身就出問題，哪有都聽你的？古代的皇帝從小讀很多書，很明理，而且他還是最高位的，權力到了極點。明君，真明白的皇帝，他有沒有說「老百姓都聽我的」，那他一定是暴君。我們複習一下，之前魏文侯有一天唱歌，「我當君王最高興就是人家要聽我的」。結果樂師師曠，他是瞎了眼睛的，馬上抱著他的琴，衝撞他的國君魏文侯，魏文侯被他嚇得倒在地上，連君帽都撞得上面的珠子裝飾都掉在地上，

記不記得？結果他這個樂師，這個臣子很不簡單，不畏生死，就為了勸諫他的君王，這叫無欲則剛。

這個故事不能白聽，哪天你的下屬這樣給你衝過來，你受不受得了？但是大家要注意，難在哪？魏文侯在講這句話的時候，「我最高興的是底下的人都聽我的，我最痛快」。人在講這句話的時候，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的心偏掉了？那個時候就是好大喜功，那就是權力欲望。坦白講，古聖先王，你讓他坐在天子位，他是戰戰兢兢，每天都很緊，不敢鬆懈。所以孟子說到，堯舜這些聖王，當他們把天子交出去的時候，就好像把一個很破爛的鞋子丟掉一樣，連留戀都不留戀，因為他們知道那是苦差事，為民服務，公天下。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他們是真正做到了。這個堯帝真是，我們要常常禮拜這樣的聖王，光是為後來的人民找一個好皇帝找了二十八年，最後，二十八年後才放心的交給舜，真是仁慈到極處。

我們不看遠的，看清朝的皇帝，我們看雍正皇帝。他的上諭寫給老百姓，統統要聽儒釋道三教的聖人，儒釋道三教的教誨，教誨我們已經幾千年了。人家雍正皇帝哪有說，你們要聽我的。而且從清朝幾個開國的帝王，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他們一百多年的盛世，都是找到文武百官，還有自己的皇族，統統來聽這些儒釋道專家到宮廷講經，要聽聖人的。今天假如一個當爸爸的人說要聽我的，假如這個爸爸自己本身行為、德行也不是很好，最後孩子聽不聽？不聽。可是假如父母在孩子小的時候，都是古聖先賢的好學生，父母在思考什麼事情，都是《弟子規》怎麼教的，經典怎麼教的，聖人怎麼教誨我們的，他潛移默化，以後自己的孩子做什麼事，都是思考經典怎麼教。他是以法為師，尊重聖人的教誨。這個「法」是經典，就是天地宇宙之間的正理，亙古不變的真理。所以這個「正」就在於時時都以經典為指導，不是隨順習氣、隨順自己的意思，

那這個領導者跟家長才做到正。也唯有這樣的行為態度，才是真正在弘傳正法，從自己的身上表演給孩子跟底下的人看，以法為師，讓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態度。

「嚴」，嚴謹，就是做事都很有規矩、很有戒律，不會放縱、放肆。這個嚴也是持戒的態度。當然嚴師才能出高徒，同樣的，嚴格的父母管教孩子才能成才，包含領導者。但那個嚴格不是嚴苛，那是為了成就對方。不過嚴格當中還要記住恩威並濟，也要有信任，也要有慈愛，但是絕不能放縱，還是要嚴格護念提拔他。當然，要對別人嚴格，首先要對誰嚴格？自己要做到讓人家服氣才行。所以孔子講，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」，自己做得好，你不去命令，人家就效法；「其身不正」，父母、上位者自己沒有做好，「雖令不從」，規定一大堆，人家反而心裡不服。你都没做到還叫我做，人家就不服從，甚至於陽奉陰違都有可能。

這個「明」就是上位的人，家長看什麼事情要明明白白，不能糊裡糊塗，甚至於團隊裡面誰是誰非，整個事情到底誰不對都看不清楚，就不明了。比方以前當皇帝的人，有時候聽奸臣的，然後殺忠臣，那就是昏暗。為什麼會不明？因為心不清淨。人為什麼心不清淨？總要把根源、問題找到，因為欲望太多。所以為什麼要從格物做起？人欲望很多，看什麼事都看不清楚，欲令智迷。你說我沒什麼欲望，我一天吃一餐、吃兩餐。欲望可不是只有吃，財色名食睡都是欲望。一個人每天要睡十個小時、八個小時，你說那個人腦子清不清楚？每天睡得昏頭轉向，這都是欲望。欲望愈輕，煩惱輕，智慧才能長。一個人，人家說要欲望少一點，我們馬上說：「我吃得很簡單，很少，我欲望很少。」你馬上這麼回應，你已經有一個欲望，什麼欲望？標榜自己。名，好名喪身，自己都不知道。

所以看得到的容易去，看不到的欲很難治。比方說領導人喜歡

聽好話，喜歡聽附和他的人的話，不喜歡聽逆耳的言語。但是六祖大師說，「逆耳必是忠言」。人喜歡用他高興的人，是不是欲望？也是欲望。喜歡用他高興的人，那叫貪欲。喜歡聽好話，喜歡聽讚歎，都離不開貪欲名聞利養。所以這個時代對於倫常，像在團體當中一個領導者應該有的修養，應該遵循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則，這方面還得不斷的從《論語》，從這些經典當中好好的去體會。我們今天其實扮演哪一個角色，可能我們都還不懂其中的深意。有沒有哪個人當媽媽就知道我怎麼當媽媽的？有沒有哪個人做領導就知道我應該怎麼做領導了？大家注意，我們讀了十幾年書，倫理大道的道理讀得很少，還不懂怎麼做，就已經形成一大堆壞習性。比方說脾氣特別大，比方說傲慢。你說一個人傲慢都起來了，去當人家的下屬還瞧不起自己的領導，那多糟糕，道理還沒懂就染上一大堆惡習。所以這個時代，我們修身很辛苦就在這裡，沒有底，又起了很多習氣。所以我們希望，我們的下一代，從小就紮做人的根基、倫常的根基，少造一些錯誤，少造一些罪孽。

而且人要洞察到自己的習氣不容易，除非真正靜下心來往深處找。人要打破自我欺騙，太難太難了。這不是我講的，孔子就有說，「已矣乎」，已矣乎是歎一口氣，「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」，我很難看到能夠見自己的過，而且還能夠在自己的內心反省檢點自己。見其過，叫知過；內自訟，叫悔過。知道又能明白反省懺悔就不多了，還沒有改。所以知過悔過就是很大的修養了。我們諸位學長想一想，這三、五個月，你身邊哪一個人指出你哪一個習性，你很高興，然後跟他講，「謝謝你，我一定改。」好，您曾經在這三、五個月，面對一個給你提意見，你是這樣回應的舉手。當然那一定改不是亂講的，是講出來讓他聽到、讓他監督你，然後也表白你很感恩珍惜他的勸。假如我們沒有真正有這種態度，「哦

，謝謝，謝謝」，然後之後也不改。其實都學到一個樣子，就是學個好像很依教奉行，內心其實都不坦誠、都不受教。人很容易學成表面看起來很恭敬，事實上內心很傲慢。

孔子講，鄉愿，左丘明恥之，丘（讀某）亦恥之。鄉愿就是都是做個樣子，讓人覺得這個人好恭敬。他就等這句話，就等人家說他恭敬，然後他就很高興。其實都是做樣子，不痛改內心，那搞半天都還是為了名聞利養，就為了個他很有修養，他很恭敬。拜託，就為了這種虛名，讓我們自欺自己這麼久，然後毀了這一生的道業，何苦來哉！所以修道要直心，要坦誠面對自己的內心，有沒有真正公正嚴明。尤其上位者很容易做了一些事之後，著相在自己的心中，想當年我做了什麼，做了什麼。其實人做了事情以後常常把它放在心上，請問我們的心會不會起變化？會，會覺得自己有功，會覺得自己有本事，無形當中增長傲慢。別人一提意見，「哎！這小事，我以前怎麼樣怎麼樣」，就很難很客觀冷靜的分析當前的因緣跟廣納雅言。所以人時時刻刻能不執著、不貪著真的是功夫，人人不著相那是智慧。

所以公正嚴明，包含教孩子安詳恭敬，因為一個孩子穩重不急躁，而且對事非常恭敬謹慎，他這個態度鐵定以後有成就，做事穩妥。可是不安詳恭敬，就會變得非常急躁、浮躁，放肆、不恭敬，做事必敗。這都是從心地上培植孩子。我們接著看下一段，「後暮年」，經過一年之後：

【齊王謂孟嘗君曰。】

當時候是齊閔王，向孟嘗君說到：

【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。】

以前的國君或者是天子，他自稱『寡人』，就是寡德之人，他們謙虛的意思。可是說實在的，他講這句話，一點都不像「寡人」

，你看那不都是一個表面的嗎？有德應該是能容，能尊重賢德的人，表面上稱寡人，事實上不直率，還講得很好聽，你是先王的臣，我不敢用你。這擺明了就是冷落人家不用賢才，還把責任推給自己的父親，還推給先王。

【孟嘗君就國於薛。】

因為被解除了宰相之位。

【未至百里。】

就是他要到薛地去，還沒到薛地前一百公里。

【民扶○攜幼。】

薛地的老百姓知道孟嘗君要來，走那麼遠的距離夾道歡迎他來。

【迎君道中。】

在路上等著迎接他。

【孟嘗君顧謂馮諼。先生所為文市義者。乃今日見之。】

孟嘗君回頭看看馮諼，這個已經經過一年的歲月了才看懂，先生你幫我買的義，我今天終於知道、終於了解。

【馮諼曰。狡兔有三窟。僅得免其死耳。】

「狡兔三窟」是譬喻兔子很厲害，牠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，牠有三個住的地方，就是藏身非常的周密。兔子，狡兔三窟，牠是保護自己免於這些死難，他由這裡體會到，我今天為您準備了一窟。

【今君有一窟。未得高枕而臥也。】

還不能到高枕無憂。

【請為君○鑿二窟。】

我請您給我方便，我再來給您挖兩個洞，就是再找兩窟讓你高枕無憂。

【孟嘗君予車五十乘。金五百斤。】

給了他五十輛車馬，黃金五百斤。

【西游於梁。】

『游』就是遊說。齊國往西邊走遇到了『梁』，「梁」其實是首都，國家是魏國，韓趙魏的魏，當時是稱為梁王，梁惠王。他往西走遇到魏國國君梁惠王，對梁惠王講：

【謂惠王曰。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。諸侯先迎之者。富而兵強。】

齊國國君把他最重要的大臣孟嘗君放逐，不用他了，哪個諸侯先迎接孟嘗君，重用他，一定可以國富兵強。當然孟嘗君在整個諸侯之間也是享有盛名，也知道他很有能力，所以這麼一聽，梁惠王當然也想要富國強兵。

【於是梁王虛上位。】

『虛』就是空出最上的位置，就是宰相位。宰相是國君之下，萬人之上，騰出相位來了。

【以故相為上將軍。】

本來的宰相就把他調到上將軍的位置。

【遣使者。】

派遣使者，帶著：

【黃金千金。車百乘。往聘孟嘗君。】

這是重禮，來禮聘孟嘗君到魏國當宰相。

【馮諼先驅。】

馮諼知道梁惠王要來請，他趕緊先趕回齊國。

【誡孟嘗君曰。】

他告誡孟嘗君說：

【千金。重幣也。】

是貴重的聘禮。

【百乘。顯使也。】

用車百乘來迎接，這是非常顯貴、顯赫的使臣禮節來禮請他。

【齊其聞之矣。】

齊國，另外這個『其』字，是齊國應當已經聽聞了這個情況、這個消息了，馮諼神機妙算。大家以前看古裝戲裡面都有錦囊妙計有沒有？以前的人頭腦很清楚，一步一步會怎麼樣，他都很清楚。我們現在走第一步不知道第二步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這個跟清淨心有關，每天那麼多欲求，腦子不清楚。再來跟什麼有關？跟見識有關。古人很喜歡讀歷史，幾千年的歷史當中，積累的這些經驗，會讓人很有見識。讀歷史很重要，他都可以從歷代當中的這些例子，然後體會到我現在應該怎麼做為好。結果告誡孟嘗君，齊國已經知道這個消息，你又是齊國人，要把持得住，怕孟嘗君太高興，答應就麻煩了，後面的戲就演不了了。

【梁使三反。】

魏國的使臣三次禮請。

【孟嘗君固辭不往也。】

堅持沒有去。

【齊王聞之。】

齊閔王聽了這個消息。

【君臣恐懼。】

君王跟臣子都非常害怕，孟嘗君假如又到其他國家去當宰相，可能對齊王就很有威脅，他就很擔心，甚至於可能也擔心，孟嘗君會不會記恨於他？

【遣太傅齎黃金千金。】

派遣『太傅』，「太傅」都是君王老師的身分，很尊貴的大官。『齎』就是持物贈人，持東西捐贈予人，而且也是『黃金千金』

。

【文車二駟。】

『文車』就是彩畫非常華麗的車馬。

【服劍一。】

還佩戴了一個寶劍過去。

【封書謝孟嘗君。】

還帶了一封信。『謝孟嘗君』，其實這個「謝」字也是道歉的意思。

【寡人不祥。被於宗廟之祟。】

『被』就是遭受鬼神之災禍，就是說其實他的做法不妥當，這樣宗廟裡面這些祖先會降災給他警惕。

【沉於諂諛之臣。】

『沉』是蒙蔽。受到旁邊這些諂媚臣子的蒙蔽，所以沒有好好珍惜您的才能，您的德行還沒有用您。

【開罪於君。】

開罪於你，得罪於你。

【寡人不足為。】

哎！寡人實在不值得幫助。

【願君顧先王之宗廟。】

願您能夠顧及我們先王的宗廟祭祀。好好：

【姑反國。】

姑且回到國內：

【統萬人乎。】

『統萬人』，其實就是當宰相，好好來建設我們的國家，讓宗廟祭祀都能平平安安延續下去。

【馮諼誡孟嘗君曰。】

馮諼告誡孟嘗君說，你也不要一下答應，要祈請，祈請什麼？

【願請先王之祭器。】

要請來祭祀先王的禮器。

【立宗廟於薛。】

額外在首都以外的薛地再蓋一個宗廟，有蓋宗廟的地方君王不敢放肆、不敢侵犯。所以把宗廟蓋在這裡，這個薛地就更穩了。所以：

【廟成。還報孟嘗君。】

宗廟也建好了，回報孟嘗君曰，馮諼說：

【三窟已就。】

狡兔三窟，三窟我幫你成就了，建好了。

【君姑高枕為樂矣。】

您可以暫且高枕無憂安享快樂了。這個三窟，第一窟就是市義於薛，在薛地買義。第二窟就是魏國或者是其他的諸侯都很願意重用他，齊王就要考慮，不能讓他跑到其他的國家去。第三窟就是宗廟蓋在薛地，君王要很恭敬薛地，他不敬薛地就間接不尊敬誰？不尊敬自己的祖先，那不行。

【孟嘗君為相數十年。】

孟嘗君當宰相數十年。

【無纖介之禍者。】

『纖』就是很細微。『介』是小草，草芥。就是一點小禍，細微的禍都沒有。

【馮諼之計也。】

這都是靠馮諼的計謀成就的。當然孟嘗君的度量很好，也很照顧這些食客，底下馮諼感他的這分義，也是盡心盡力幫他出謀劃策，幫他能夠有三窟，能夠高枕無憂，這都是道義在相交。今天就跟

大家分享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